

理集要

七

歷代

自唐虞君臣至宋君臣

新刊性理集要卷之七



新安 栢山 詹淮

編輯

仙源

門人 李廷鯨 校閱
門人 李廷海 校梓

歷代

唐虞三代

堯舜禹湯文武宣王

大山絕頂外

程子曰泰山雖高矣絕頂之外無頂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

下海雲太虛

亦猶一點雲過於太虛爾或問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太公

知之熟矣恐民之未信也故假夢不以重其事曰然則是偽也聖人

聖人無偽

無偽

湯會稽

或問湯之伐桀衆以為金我稽事而剗夏正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聖人之清者也楊龜山曰湯非樂為任文王非樂為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宣王所以能成功

范華陽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言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任職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險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言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

伊尹 傳說 周公 伯夷

程子曰伊尹之耕於莘傳說之築於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已○周公至公不私進

周公不先其堂 吉有者之品

負其前

又深宿與

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其處已之憂環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湯然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伊川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為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却為他不念舊惡氣象甚宏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他處處尊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記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理

伊尹兩截人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於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幡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為已任是一截人

總論

帝不以之道
天子以定万世

孟子分別出來

文王德於世
要非日在天

虛以君天下

程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
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與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
至公之法也○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
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
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張子曰稽叟言已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已
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或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為天下也
范華陽曰象日以殺舜為事得罪於舜故舜為天子則封之管蔡啓
罔以叛周得罪於天下故周公為相則誅之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
此聖人同歸於道也

胡五峯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
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而處之也
難矣

聖人遇變而通
至人達于自然
之數
許庸齋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堯舜有子之不肖
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已子之不肖均湯武遇君之無
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無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
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之已私無與也

春秋戰國

魯衛

知大綱然後本
正而求定
胡五峯曰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天綱知大綱然後本可正而末可定
大綱不知雖或善於條目有一時之功終必於大綱不正之處而生

大綱无定体

仲尼不能聽
衛之政
何如

大亂然大綱無定体各隨其時事故魯莊之大綱在於復讐也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雙不復名不正雖有仲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衛之政矣

管仲

或言管仲而未死肉殘六人何傷桓公之謂乎程子曰管仲為國政之時齊侯之心未盡也既盡矣雖兩管仲將如之何未有盡心於女色而能盡心於用賢也

○大人以禮樂正天下

司馬涑水曰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耶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為天下莫已若也朱紘而鑲盤文玷而三歸此其謂夏不心哉

荀息

荀息有詩重
言之意
元凱左氏之
意

司馬涑水曰晉獻公使荀息自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馬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意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為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為褒也

狐偃 趙衰 趙文子

真西山曰狐偃趙衰晉文公以父師事之者也從亡十有九年其所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聖賢修身治國之道二子蓋未嘗講

不表修身治國之道

也故其始霸也請王者之墜圖天子之邑勤天王之符使二子嘗從
事於格心之學素以禮義迪其君詎至於是哉以行事政之惟用人

用入得吉之
意
亦非非也所
又
李之表出于
天資
一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其餘則皆孔門之所羞言者也然自
二人而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旨文非舅犯所及○趙文子之賢出於
天資而未嘗輔之學故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耄而偷惰形焉其視畢

公弼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相去之遠耶此
無他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苟為不然則昏於養
敗於賊賊未老而已然矣

趙文子之
何如
變
呂東萊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
及宋之盟談笑當裏中之變色閉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
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貫首不能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也

子產

子產不始信國
以有道理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立賦時人不以為然是他不違為國以禮
底道理徒恃法制以為國故鄭國日以衰削朱子曰是他力量只到
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皙之徒撻他時
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去故當時自有一般
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

子產似守得定

子產似守得定

真西山曰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為卿明年得政又歷事定公獻公
聲公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
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為矣子產於此從容
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猶不可令人者然
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斂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

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于哲死豪宗大姓耳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拘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為強考其所為惟作丘賦歸刑書見其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歛荷其無有以一善者者至於用人各有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矣

商鞅

古之直道之民 陳潛室曰商君變法秦民始言不便者猶是三代直道之民終復言便者則戰國刑戮之民矣

樂毅一孫贖

或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為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不合安樂之事業以取敗二說孰是朱子曰此皆善於立說而未及詳考耳當謂樂毅曰是燕秦魏之師又因人怨齊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及既殺潛王則人怨息矣毅又懼三國之分地也急發遣馬以燕之力量自合至是而止更遇田單亦忠義者盡死節守二城非樂毅之不欲取不能取也毅亦戰國之士安有王者之師據當時舉措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則毅其誠欲不取將以效王者之師耶

田單亦忠義

燕亦忠義

孫贖壯流消

○問孫贖料龍消暮當至馬陵如何料如此好使其不燭火看白書則如之何曰贖料龍消是箇紮底人必看無疑此有三樣上智底人必不看不智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看則墮其機矣

毛遂 趙括 魯仲連

陳濟至曰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身決起著

名楚趙為非見棄於人交能以有激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策名當

時致身將相快平生之憤辭夙昔之願往往皆因所激而能致之蘇

秦之相六國其妻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

奉柄其醜激之也故善用用人者於其凌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

激之氣則錙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如其言安於蒙養之餘

而平生之意頃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或無以自見也○趙括虛張

無實言久而才疏且父母知之趙廷之臣知之敵國之人亦知之獨

其君不知者蓋當是時應侯行千金於趙以為反間是必左右近

臣陰受秦賂相與蒙蔽主知故其君不悟至此人多謂以名用人失

之趙括不知括之在趙木嘗以名聞也使括而以名聞於趙則秦當

秦相趙括

忌之矣而胡為利括之為將也是括虛張踈謬之實已又聞於隣國

長平之敗何

其主不知之耳○長平之敗不惟一趙括為之平原君實為之也蓋

如

當是時秦拔野王而上黨路絕是上黨之在韓也有已亡之形而秦

馮亭祖詐術

有垂衍之勢今韓以空名歸趙實欲嫁秦兵於趙此蓋馮亭祖詐之

術耳秦日夜勞心苦力以吞食於韓今上黨有垂得之勢而趙乃

欲安坐而利之則魚強大不能得之弱小而弱小願能得之強大乎

平原不見天下

且無故之獲有道之所深憂也非望之福哲人之所甚禍也平原不

之六辨

見天下之大勢暗於祖詐之術棄龜鑑之名言而自速危亡之禍則

仲連非策亦

長平之敗是豈獨趙括為之哉○魯仲連亦戰國策士耳而奇氣踈

講圈之中則與雞犬何異何者惟其有所欲故也戰國游士大抵不
勝其利欲之私心担簦而往鼓篋而遊夫孰非有富貴之心者故一
受人之羈縻耳人之秦芥則雖有奇氣踈節將無所用之而俯首帖
尾碌碌人下者徃徃如是也尚何望其憤激陳義哉仲連惟不見其
所欲故不受人之羈縻耳人之秦芥是以高飛長嘯而足以頡頏於
一世雖未必為天下士而人固以天下士奇之矣

仲連歸世

仲連天下士

藺相如

楊龟山曰夫秦籍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分亦諸侯之
心非可與礼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睡虎不測之
秦卒能以完璧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跪柱示以必死亦亦死
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

捧璧跪柱

君子所難

唯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
之存亡也然則趙之存璧存可也亡可也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
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禁國而沈况一璧乎與之可也相
如計不出此乃以孤單之使逞熒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其
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璧不可得而欲使
倖不死難矣若是則尚安得為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
覆車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為之患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滄
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燕趙約一月不返則立太子
以絕秦望則是行也非有万全之計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義者
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三首一關焉則危事矣挾万乘之君蹈危事
非得計也相如為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端焉乃欲以

全璧歸趙

頭血濺之宜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次

朱子曰龜山論相如不當與秦筆壁予竊以為不然和氏璧是趙相

傳以此為宝若驟然為人奪之以去則國勢或因之不振宝王之屬

古人傳國所重子孫以能守為孝可輕棄耶相如之智蓋足以料秦

之不敢且殺故敢如此非孟浪爾也大抵戰國時如此類者多如黃

歇以楚太子亦若是也黃歇侍太子於秦聞楚項襄王疾因應侯請王

蘇秦 蘇秦 張儀

蘇秦曰趙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武襄君廉頗出奔魏以

是推之則向者肉袒負荆之悔特感相如之義而非真悔也悔不發

於已而發於人烏可父耶○蘇秦張儀同門友也蘇秦將止秦兵不

以情而遣儀乃以術而激儀何耶蓋平昔師友之間未嘗用情故臨

情事不可以
情告
事不可以情告也

屈原

朱子曰屈原之心其為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辨論而自顯若其為行

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辨說所能全故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

純全而畧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况屈原子乃

千載而一人哉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古

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於聖賢

之矩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

范雎

司馬涑水曰穰侯相秦秦益疆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左右前

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雎非能為秦忠謀亦非有怨於穰侯

范雎亦能為秦
忠謀

主里表五卷之三

後侯權者如
雖所言

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王視
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弟况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睢
之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以此夫

總論

問春秋材美
善與秦爭一之
大其公為誰

許庸齋曰春秋上下二百餘年其間人材有一節一行之可稱者固
難以指而數若夫宏碩之器明敏之識端實之行正大之議論未嘗
不相望於世今試舉其材美之著者言之如齊之鮑叔管仲晉之舅
犯先軫卻克趙衰宋之華元楚之子文為曹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產
吳之季札此十數輩者皆足以尊主而庇民皆足以捍災而制變皆
足以繼絕世而興治平若較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可同日語若求
之漢唐全盛之際未見有出其右者然考諸人之事業其大者僅能

漢唐全盛之際
右

輔其君以至夏盟餘皆保全境內幸免社稷之變遷而已遂使
議者謂其規模淺狹皆無能用於天下而止足以用一國斯言也果
足以病諸人乎愚竊以為春秋之時吾道與元氣會合者皆支離於
光岳之分裂天綱地維一墜而難振民瘼國政一壞而難修事物統
類一紛亂而未易以整齊當是之時陰陽氣運之厄方有以成吾道
之厄雖有偉人特起欲以天下為己任吾知其材力無所施

秦

始皇

秦裂楚請
田宅

秦始皇用王翦將兵伐楚請田宅甚衆或者非之前白王怛中而
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盡以委我儻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則王
疑我矣張范陽曰君臣至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

必理其要者之也
一八 歷代

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難矣然當此時三綱五常既已淪歎使秦皇不疑其臣則臣下必移其權使王翦不防其君則後日必被其禍君臣之風喪至此天下可知矣

茅焦

在廷多直節臣

陳潛室曰秦遷太后於離宮諫死者二十七人而後來之輸忠者猶未已大秦無道極矣而在廷何多直節臣也且其諫者非必皆社稷之臣皆員戚之卿也非必皆折秦之圭且儗秦之爵也又非必皆秦之所應皆道義之士也而為是奮死而不顧蓋生乎戰國之世無一而非口舌之上仕於危亡之朝無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常喜出於波濤洶湧之間游人之所不能泳與濟俱沒與泊俱出而卒不旋焉

後秦會稽

其所以為亡耳若夫潢汗行潦窮於稚子可寒衰而齊彼豈以是而動其心哉此所以積戶秦庭而後來者愈出而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逆驪龍之頰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存茅焦者亦幸矣

陳勝

陳潛室曰陳涉之起譎戍也其用軍行師未嘗有一日之規徒不勝其憤憤之心決一旦之死為天下首事蓋未知烏止誰屋也在天下後世不當以興王之事責之然舊史於是蓋三致意焉至今尚論涉事者猶惜其孰得而孰失也吁亦悲矣天下苦秦之禍攻家遺俗豪人俠上喪氣累盡乃其所不慮之戍卒猶能為天下而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賤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秦代漢武

主理其要者之也
一八 歷代

終論

胡五峯曰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消物盡舊迹
亡感是所以為鴻荒之世與承復而盜禹物生生日以益眾不有以
道之則亂不有以齊之則爭敦倫理所以道之也飭封井所以齊之
也封井不先定則倫理不可得而敦堯為天子憂之而命舜舜為宰
臣不能獨任憂之而任禹禹周視海內奔走八年辨土田肥瘠之等
而定之立井牧多寡之制而授之定公侯伯子男之封而建之然後
五典可敷而兆民治矣此夏后氏之所以有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
物大害小強侵弱智詐愚禹之制浸隨浸紊以至於桀天下大亂而
盛公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大禹之舊即人紀修矣此殷
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害小強吞弱智詐愚湯之制

夏后氏所以
有天下

同殷王
天下

浸隨浸壞以至於紂天下大亂而周武王正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
封以復成湯之舊而五教可行矣此周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
出庶物大害小強侵弱智詐愚武王之制浸隨浸亂先變於齊後變
於魯大壞於秦而仁覆天下之政亡矣仁政既亡有天下者漢唐之
盛其不王人也非天也其後亡天也非人也噫孰謂而今而後無繼
三王之才者乎庸在世儒不知王政之本議三王之有天下不以其
道而反以亡秦為可法也

漢唐盛衰

賈生論
何如

問温公稽古錄秦論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秦之謂矣又引賈生之
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某竊謂論者不當徒咎其守之非
道而不論其攻之已不善也宋子曰賈生温公之論若究其極固為
有病然彼其立論非為攻取者謀以為可以如是取之而無害也乃

為既得之後而謂以為如是則或可以守耳今且試以身處胡亥子嬰之地而自謀所以處之之宜則彼前日取之之逆者既不可及矣王乃可以拱手安坐以待其亡耶

西漢君臣

高帝

高祖項有三事

程子曰高祖其勢可以守閑然而漢放入項王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為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高祖與馬末卿論

劉元城與馬末卿論某曰高低某不甚相遠但高棋識先後者耳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跣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帳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者也梁武帝方侯景窮

高帝與馬末

來歸邊築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涉輒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漢三此以後著而為先者也圍棋又有過行者高帝聞韓信欲為假王頓大怒慢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遠但當局而迷爾使良平過暗主雖累千方言亦何益哉

高祖與馬末卿論

朱子曰廣武之會太公為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

羽所執項羽意欲羽而乃以兵攻之是節非節

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強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結漢之權心間舜棄天下猶散徒如何曰如此則父子復就戮爾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美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高

帝斬丁公赦季布非誠心欲仗太義恃私意耳季布所以生至要欲示天下功臣是時功臣多故不敢殺季布既是明太義陳平信布皆項羽之臣信布何待反而誅之

高帝之與行合張南軒曰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帝之與亦有合乎
仁義足以得此定三章之約而民感之者深仁也從三老之說而人從之者衆義
天下之心也惜其誠意不篤不能遂收湯武之功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由於

此名正義立故也○問高祖規模宏遠何事可驗曰約法三章用三

宏遠三事可驗

老董公仁義之說此二事可驗○嘗讀漢史至平城之圍內外不通

者七日用陳平秘計僅而獲免未嘗不為高帝危之夫高祖平生好

謀能聽自起布衣以有天下用人之言鮮有悞者至此忽輕信于輩

之言其病安在蓋由急於功利之故惟帝貪勇擊之利遂散邀功於

遠夷此念既萌利害倒置故十輩之言得以入之雖有婁敬之忠反

怒其妄言沮軍也是故為人主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小功淺利自

惑其聰明則臣下是非之言可以坐照而挾功利之說者亦無所之

可乘矣

高帝之與行合

陳潛室曰楚懷王之立也天將以囚漢平懷王之死也天將以亡楚

以囚漢而懷王

乎夫懷王項氏所立此宜深德於項今觀懷王在楚曾先絲粟之助

亡楚其

於楚而獨屬意於沛公方其議遣入關也羽有父兄之怨於秦所遣

入關

軍莫如羽者願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沛公之帝

沛公

業蓋於是乎興矣至其與諸將約也曰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

而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於懷王蓋以懷王為能右已也而懷王

之報命但如約而已以尊莽一時之言而重於山河冊書之誓羽雖

欲背其約其如負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之帝業又於此乎定矣夫

項氏之興本假於亡楚之遺孽顧迫於亞父之言起民間牧羊子而

王之蓋亦謂其易制無他而豈料其賢能若是耶始而為項氏之私

范增之謀以
為漢

人而今遂為天下之義理始以為有大造於楚而今則視羽茂如也
則羽此心之鬱鬱悔退豈能久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
或殺羽以為此吾之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此以為辭也故
自三軍縞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於天下而羽始奄奄九泉下
人矣懷王之立曾不足以重楚而懷王之死又適足以資漢然則范
增之謀欲為楚也而祇以為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所能及哉其
所得為者天也此豈范增項羽智慮之所不及哉其所不得為者亦
天也○高帝之為義帝發喪也三軍縞素天下之士歸心焉雖然帝
亦詭而用之耳夫帝之於懷王也君臣之分未定也生則嘗以天下
之義主而事之死則以為天下之義主而喪之此蓋項氏之謀而大
其辭以執之是三老董公之善謀豈出於帝之本情哉○沛公之始

高帝為義帝
發喪
天下之士歸
心

洪世不利之典
直主王言利溥

策頭

入關也與秦父老約法三章及項氏既滅天下一家而三章之法不
移如山遂為洪世不刊之典真主一言其利溥哉○問高祖為義帝
發喪與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未審如何曰為義帝發喪因人之短
而執之挾天子以令天下負已之有而挾之雖皆詭之為名但一則
豪傑起事本動光明一則奸雄不軌蹤跡暗昧為義帝發喪無君之
罪在項羽挾天子以令諸侯無君之責在曹操

文帝

文帝不拒廣
國

文帝不以至公
怨已

楊龜山曰文帝以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為私不用用申
屠善詭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也廣國果賢耶雖親
不可廢果不賢耶雖疎不可用吾何容心哉
張南軒曰文帝以庶子居藩國入踐大統知已之立為漢社稷非為

已也故不敢以為已私有司請建太子則先示博求賢聖之義而又推之於吳王淮南王有司請王諸子則先推諸兄之無後者立之其辭氣溫潤不迫其義誠足以感人也凡所以施惠於民者類非虛文皆有誠意存乎其間千載之下即事而察之不可掩也史於其編年

帝修代未功

曰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方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觀諸此又可見

帝明先後

其明先後之宜而不敢私已記史者亦可謂善發明矣其待夷狄蓋

亦有道以南越尉陀之強恣自高帝猶難於服之而帝時施恩惠遣

使遺以一書而佗即自去帝制下令國中稱漢皇帝賢天子是恐報

書不敢慢予嘗詳味帝所與書其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子也故佗

報書言亦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為諱則佗敢

以越吏為嫌哉推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可不信哉以文帝天資

老夫故越吏

忠信行於

蠻貊

之美初政小心畏忌之時得道客之臣佐之治功之起豈不可以追

三代之餘風惜其大臣不過絳灌申屠嘉之徒獨有一晉誼為當時

英俊而誼之身蓋自多所可恨而卒亦不見庸也故以帝之賢僅能

為一時之小康無以垂法於後世如淮南薄昭之事未免陷於刑名

之家衰世之事至於即僖歲久怠肆亦前新垣平之邪說故得以入

之然終以其天資之高旋即悟也其終詔有曰淮年之久長懼於不

終蓋可見帝之能察乎此矣嗚呼賢哉故予猶重惜其諸臣之無以

佐下風也

或問肉刑始於苗肉刑始於苗謂堯因之而不革更虞夏商周而

文不革漢文以一女子之言而革之何耶陳潛室曰先儒謂井田卒

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不可不知秦變古法允古人教民於民處掃

四者廢不可

賢誼為當時

地不存單獨留肉刑以濟其虐雖微文帝必有變之者此蓋損益盈

文帝通受管
文帝誅諸呂

虛理勢必至能通交宜民雖成康復起不能易也○問漢文殺薄昭

信厚受者神
武

李德裕以為殺之不當溫公以為殺之當未知孰是曰雖未免少思

西事不可同日
語

然以文帝仁厚之資為之乃是借一人以行法於仁厚中有神武焉

文帝受者神
武

○問漢文時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邀節旄者何

文帝受者神
武

異不幾於姑息之政與曰文帝是純任德教權綱在上伸縮由已唐

文帝受者神
武

一向姑息權柄倒持於下予奪由人兩事不可同日語○問晦翁以

文帝受者神
武

三代之下皆人欲而非天理且如漢文帝資稟純粹如何斷以人欲

文帝受者神
武

曰秦漢而下不曾有徹底理會李問人其中好者只是天資純粹暗

文帝受者神
武

合聖賢元不從李問中來若以此美質更從李問中徹底理會便是

文帝受者神
武

湯文以上人

景帝

漢景帝即魏
成帝弟

胡五峯曰漢景以郅都箝成為中尉以嚴酷治宗室其威人人怖恐

夫親親尊尊之道必選天下有節行賢德之人為之師傅為之交遊

而將有大人君子可為天下用何有憂其犯法耶

武帝

宋子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自為若能以仲舒為

相汲黯為御史大夫豈不大有可觀惜乎無真儒輔佐不能勝其多

欲之私也

張南軒曰武帝奢侈窮贖之事與秦皇相去何能尺寸然不至於亂

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寬大文景惠養其得民也深流澤滲漉未能遽

開先儒謂景
帝秦皇其相
凌其不至亂
亡者四事可知

帝所為每與六經矣夫豈真能尚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為

稽古禮文之事未至湯然盡棄名教如秦之為此二也輪臺之詔雖
云已晚然詳味其詞蓋真知悔者誠意所動固足以回天之心自
後不復萌前日之為思與民休息矣與卒死於行而不之悟者蓋甚
有間此三也悔過之後後欲之機息而清明之慮生是以能審於付
託昭帝之初霍光當政述文景之事以培植根本於是興利之源窒
而惠澤復流有以祈天永命矣此四也以四者相須維持是以能保
其祚然同使武帝老不知悔死於熾然私欲之中則決不能善處其
後雖使賴高文景之澤以免其身旋即殆矣故予深有取於輪臺之
詔以為存亡之機所繫也然其能卒知悔者則以其平日猶知誦習
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至於力衰而意怠則善端有時而萌故耳然
則其所以不至亂亡者亦豈偶然也

帝所為每與六經矣

帝所為每與六經矣

則其所以不至亂亡者亦豈偶然也

陳潛室曰武帝之伐匈奴也不絕大漠不襲王庭則不足以泄其怒
其通西域也不窮河源不歷懸度則不足以快其欲其事土木也不
于門萬戶則不息其聚斂也不告緡則不休其深刑也不根株則不
已其崇儒也不辟雍則不樂其務農也不代田則不為至其老而悔
過不下輪臺之詔則不足蓋天地之間凡可以力致者武帝皆能以
力致之而有不容於力致者獨其終身用力於神仙曾不獲如其意
蓋嘗疑神於蓬萊虬形於海上魂交黃帝而夢接安期矣亦嘗以事
少君師事文成五利公孫卿而實齊魯之士矣而卒莫能致也豈其
力尚不足耶嗚呼武帝窮奢極欲以從富貴之樂使神仙道家之事
為不虛蓋非帝之所可冀矧其實無有哉○問漢法宰相必出於列

五經卷之六

卷之六

六

其非軍功

太尉侯
音如

武帝更張之
意

武帝不善

侯武帝變而通之是耶非耶曰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儒者
既無軍功可論永無入相之路此高祖馬上之陋規至武帝始任御
史大夫公孫弘代薛澤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夫武
帝崇儒之君子厭文吏武功之不卒無識陋國初淺近之規以為儒
道不能光顯遂革其故習不吝厚爵重封以激厲儒者誠美意也然
武帝以利而用儒儒者見利而求用自弘以明經而為相後之為儒
者孰不欲競章句之末習以僥倖於一遇利祿之門一開而士大夫
之心術皆效蠱壞矣况漢家以軍功立國必以列侯為相雖漢之規
陋然而非軍功不侯則漢之良法使儒者而不可相則已儒者而可
相則自駸繁而遽登相位乎何歎而猶欲假封侯以為重此又武帝
之不善也故自弘之侯平津也而由相封侯者漢史自為恩澤侯

使恩澤而可侯也寧復軍功之足競哉故自侯法之既壞馴至元

武帝不善

亦善改難

之問士大夫之氣習參養於富貴之餘委靡異懦之風而無復剛心
銳氣之可畏求欲如周昌趙主申屠嘉張蒼輩愈不可得矣夫相者
既非真儒侯者又非軍功是武帝更張之善意不免一舉而兩失蓋
自命相之法變而儒者之心術壞自封侯之法變而士大夫之氣習
壞更張之善者猶若此更張而不善則柰何此變法之所以難也

宣帝

送宣帝善
足治即不進
宣帝善識

羅豫章曰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亡乃善識治體者蓋中興之
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
進則百職廢矣焉可不責之夫一郡尚爾况天下乎予謂漢宣帝識

宣帝善識

治勢

遠來不為論

張南軒曰宣帝謂漢家雜霸蓋亦不易之論自高祖取天下固以天

下為已利而非若湯武吊民伐罪之心故其即位之後及者數起而

莫之禁利之所在固其所趨也至其立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而無

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共天下之心矣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為

義帝發喪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其誠不孚也則其雜霸固有自來

夫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亦霸而已矣惟文帝天資

為近之然其薰習操術亦雜於黃老刑名考其施設動皆有術但其

資美而術高且至於宣帝則又霸之下者桓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

自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廢矣且宣帝豈真知所謂

德教者哉而以為不可能也如元帝之好儒生蓋竊其近似之名委靡

柔儒敗壞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

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虞此古人之所以

治保邦而垂裕乎無疆者後世未嘗真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迂闊

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

或問孝宣綜覈名實而王成以偽增戶口蒙賞遂起天下俗吏之偽

然綜覈者安在陳潛室曰刑名術數之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虛老

蘇所謂人服吾之識其一而不知吾之不識其九也宣帝始用此術

間有受人欺處不害其大體也

范增

陳潛室曰譽其亡處但看人物有無是第一節范增豈三傑比耶但

就項羽人物言之有此人耳 董公

○長命天下之心

○蓋精金美玉

高 大帝資美而術高

問左江漢書 史而虛成之偽 增戶口蒙賞遂起

起天下俗吏之偽 然綜覈者安在 蘇所謂人服吾之識其一而不知吾之不識其九也

人物有無第一節

故發天下之大

許庸齊曰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之大機括者誰與

先

然與日月爭光人心稍知義者其從順去逆已於此決擇矣董公此

計

說又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以予房號為帝師籌幄之間亦未見有

此大計當時仗義而西天下為之響應者董公力也

蕭何

蕭何代宗臣

楊龜山曰蕭何秉國鈞畫革秦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畫一之

歌其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為一代宗臣夫豈虛語

然高帝既平天下於功臣猶多忌刻何為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費

買田宅以自污以是媚上僅能自免甚至於械繫之猶不知引去嘗

蕭何于秦

工於為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暗於功成身退之義也

蕭何之意

列元城曰蕭何治未央宮之意深矣蓋欲順適帝意以就大事不欲

蕭何何也

令窺其秘也故假辭云爾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志不欲

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在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二

蕭何得臣

都關中也

張南軒曰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

人之伴

為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為相用人之休曹參雖不逮何然

以權鋒陷陣勇敢果銳之氣而施之治民乃能尺歛芒角以清爭為

道遵何約束不務亦寬其人亦寬裕有識矣此參相業也然二

皆未之卒以高帝之資實何不能贊助遠追三代之法創業垂統則

之後嗣一時所定未免多缺秦改在高帝之世及者固已數起此在

生里集

卷之七

二

何一可在也至秦但知以清一不士為善而不知呂氏之禍已復者
見當逆為之處以折其謀一帝憂不知所出但為一子不士政而曾
不能引義以強其君心為可罪也矣

百兩之秦
商賈

陳潛室曰沛公之入關也諸士爭取金帛財物府庫蕭何獨先入丞
相府收國一有之以故沛公得知天下扼士戶口多矣強弱之處世
常以刀十吏少何此特也生之論耳何非刀十吏何以知丞相府有

小吏時固已習於國家之休要若此比其器已不在人下矣及項羽

二也耶然刀十吏多矣而何有知丞相府之有國措則自其為部一
王沛公於漢中沛公意大不滿自絳灌以下莫不助攻項羽何一
諫曰能屈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項羽大王王漢

中發其氏以致資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國也嗚呼

度若此其位當不在人下矣昔者晉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
國之器也夫以羈旅喪亡之餘而其從者皆可以相國君子曰用臣

如三人公子何患於喪乎吁此固沛公所以興也○問何未步之營

壯麗如此温公議其非示城乃以為蕭何堅漢高都長安之深意當

從何說曰高帝都關中之意猶豫未決蓋嫌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
以轉其機至其自夸壯麗令人皆譏其無識不知何不歆以據形勢
定根本正言於高帝恐費分踈姑假世俗之言以順適其意與買田
宅自活意同

韓信

楊龜山曰韓信以機變之才用奇無窮所向風靡漢興名將也至其
軍修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畧蓋世余竊心漢王自稱漢使長

韓信

韓信

韓信

馳入壁即卧内奪其印等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此其
禁防闊疎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
逮與

張良

張良去國

程子曰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
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
皆是誰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
揚龜山曰張良蓋始然為韓者方沛公為漢王之國遣良歸韓良因
沛公燒絕棧道此豈復有事漢之意及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
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於是又間行歸漢其
意蓋欲為韓報項羽也至漢用其謀破項羽定天下從高祖西都關

張良從沛公
子道

張良從沛公
棧道

中於是始導引辟穀有從赤松子之語蓋為韓報仇之心於是方
故也據良當時說高祖燒絕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意謂可與
爭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他不足慮矣不幸韓王成爲
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漢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
子房功成智隱不遜權勢視去權利如脫敝屣雖寄身朝市而脩然
如江湖萬里之遠馮宜鳳舉猶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夫漢興
將相於去就之際皆中機曾而不遺理我者豈獨於子房得之矣

鴻臚車

子房密奏後
世之文

張南軒曰子房五世相韓篤春秋復讐之義其祖擊醜政非輕舉也
其復讐之心苟得以一擊而遂焉則亦慊矣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
始終為韓而漢之爵祿不足以繫之故子以為有儒者之氣象三
代之後未易多得此其出處大致也至於從容高帝之旁其計策不

子房密奏後
子房出處大致

汲汲於售而所發動中節會使高帝從之有不庸釋者蓋子房非有
求於高帝故能屈伸在已而動無不得此豈獨可以知計名哉○高
帝慢侮士大夫其視隋何鄙食其陸賈輩皆撫而忽之至如蕭相國
之功一旦下之廷尉亦不顧也獨於子房蓋敬而不敢慢順而不敢
強則以子房所守在義而不以利故爾嗟乎秦漢以來士賤君肆正
以在下者急於爵祿而上之人持此以為直足以驕天下之士故也
子房者其可得而驕之哉雖然以高帝之英武而能虛已以聽信子
房蓋亦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子房所傳

高帝可謂遠

轉志轉戶
樞

陳潛室曰子房言無虛發平生智謀都因事方用如對高帝將沙
中偶語之言亦是此意所以撥轉主心如轉戶樞○問子房之漢
高言無不盡晚年廢立乃不敢言至四皓之來而後定何邪自
子房自度不能得之於口舌之間故於人主機括中撥轉亦何川不

轉志轉戶
理

喜人用智獨喜子房此著自是轉移君心一道理未可以一筆勾斷
○沛公有三傑故能迂漢中而卒定三秦項羽無三傑故雖王三將
而終不能有三秦嗚呼羽非失險也失人也夫項羽以巴蜀為死地
而謀遷沛公沛公亦以死地視巴蜀而忿嫉項羽當是時也取舍在
沛之理惟蕭何知之故何勸王王漢中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及其既
就國也項羽肝肺之謀惟張良知之故良說王燒絕棧道以示項羽
無東意此蕭何所以強沛公之行而張良所以安沛公之心也張良
可謂見之明計之熟矣至於韓信登壇之日舉陳平生之畫畧論楚
之所以失及漢之所以得漢一日舉兵而東秦民其為沛公耶為三
降將耶此三秦還定之謀所以卒定於韓信之手也噫三傑真人傑

張良所以安
沛公之心

張良見明計

三傑真人傑

三子知謀畧

後漢書

也何也蕭何張良有卓越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今也韓信乘鑿漏之餘而能勸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其出也所以用其入也三子之智謀畧同故感楚之效同孰謂閔中非沛公囊中物耶善乎史臣之論高祖曰從諫如轉圜也夫天下之勢成敗未易料也見近者昧其勢而慮遠者審其勢一舉措之不謹則俄頃之間大事去矣方羽之王三降將於三秦而王高祖於漢中也高祖蓋不勝其忿而欲奮於一擊之間周勃等文從而史之當是時高帝死固未可保而何以成敗為也及蕭相國進諫而高祖幡然改悟罷兵就國徐起而還定之如取諸寄豎有他術也知成敗之勢在已而已已能自之亦能伸之是以高帝之還定三秦也不在於引兵拔道之時而在於不攻項羽之日不在於拜將之後而在於聽諫之初

高祖成敗之勢

彭越

如何人物動

問張漢承之勢者信之功多於越破魏取代什趙皆其擊齊滅楚是也困項氏之勢者越之功多於信焚楚積聚而項氏敗據梁地而項氏急是也陳登室曰彭越人物功勳皆非信比但其常以兵出入梁楚為項氏腹心之疾所以有功於漢

曹參

彭越有單漢

楊龜山曰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馳者皆一時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為首且其勇悍強鸞果於擊斷天下已定參為齊相乃退然不自用盡召長者諸先生問所以安宗百姓者既得益公避正堂舍之尊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為漢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故其效如之始以戰鬪為功而終則以清淨無為自足若參者可不

由是處至金身等

人余回之誠

謂賢矣乎初參與蕭何有涼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國舉

參代示

事無所變更一遵用何法二人者苟無體國之誠心志一已之私忿

曹參主亮

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以為賢守之而勿失尚何有哉其卒

為一代宗豈有以也○後世如曹參可謂能克已者參本武人攻

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為天下乃以清淨無為為事氣質都變

周勃

周勃未得人臣

或問周勃雖則重厚少文可屬大事然其畏誅令家人持兵自衛似

事有義

未得人臣事君 義而班固以為漢伊周何和陳營室曰周勃為事

然有周章處如既入軍復問左右袒迎文帝至渭橋却欲入私謁皆
非石之不來塵之不去舉動安劉事特幸成耳

陳平

陳平受子

程子曰陳平雖不知道亦知丞相之職非知文

此

問二平不立十八侯位次行耶

問良平漢之功臣也十八侯位次良平何以不與陳潛室曰漢封功

軍重事最重

臣盟誓之辭曰非軍功不侯於軍功中文三事最重一曰從起豐沛

二曰從入關中破秦三曰從定三秦十八侯位次全論此三事良平

皆後附所以不在此數又良平皆幃幄謀議不履行陣所以諸軍功

者率在生

王陵

三人亦有所

或問王陵周勃陳平處呂后之事如何張南軒曰夫以呂氏之凶一

欲王諸呂其誰扼之獨問此三人者蓋亦有所憚也陵引高帝白馬

之盟以對其言明切固足以折其姦心矣使二子者對復如陵吾知
呂氏將悚焉若高帝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或縮而不敢未可知
也彼二子者乃唯然從之反有以安其和志而遂其凶謀然則呂氏
之欲篡漢二子實助之二子方對呂氏時其心特畏死耳未有安漢
之謀也退而聞王陵之責顧高帝之眷思天下後世之議於是而不
逞則有卒安社稷之言耳使二子未及施計先呂氏而死則是乃畔
漢輔呂不忠之臣尚何道哉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踈矣不過之於
瓜牙未訖之初而求之於搏擊礮裂之後觀其開居深念與劫擲寄
入北軍等事亦可謂窘迫僥倖之甚夫立全謀哉擲寄不可劫北軍
不可入呂類之謀行則亦殆矣忠於人國者固如是哉人臣之古制
向義而巳利害所不當顧也使人臣而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循

大臣朝迴

王

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於後則國家何賴焉夫所貴乎權者謂其
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為言
筆筆然曰以復盧陵王為事其所以紆徐曲折而成其志者則用
功深矣潛授五龍夾曰以飛仁傑豈必功業於其身哉人臣之義當
以王陵為正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為法

人臣之義當以
王陵為法

叔孫通

朱子曰叔孫通為綿蕪之儀其效至於群臣震恐無敢喧嘩失禮者
此之謂代燕享群臣氣象使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魯
兩生之不至亦是見得如此故不肯從耳

兩生得託

或問叔孫通定禮樂召兩生不至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揚子
雲獨以大臣許兩生如何陳潛室曰人有所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早歲大臣許
兩生

生

卷之七

三

叔孫通盜儒稍有節操人便不因之而進兩生不是欲待百年但以
叔孫通非興禮樂之人故設辭以拒之耳子雲以其自重雖進有所
不為故以大臣許之蓋因其出處之間可卜其事業也

四皓

四皓指王
未子曰四皓只是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之言亦是脅之之意然高
祖立如意題目不正諸將大臣不心服到後來呂氏橫恣人心方憤
悶不平故大臣誅諸呂之際因得以誅少帝少帝非惠帝子畢竟是
呂氏黨不容不誅耳杜牧之詩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

劉

趙克

楊龜山曰高帝卷卷於趙王而不用趙克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

之策

后以堅忍之質濟之以深怨積怒其於趙王也散得而甘心焉又美
雖韓彭之強有弗利於已去之猶疑家耳一貴強相何足以重新哉
善為高皇計者蓋亦反諸已而已不以祗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

化人以婦道
如閔隍

使貴者不凌賤者不迫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美是將化天下以婦道
如閔隍之詩豈特無母禍而已哉莊子以瓦注者巧以鈞注者憚以
黃金注者飛注射也射而賭物曰
注言以瓦為注則全無利害之心以帶鈞為注則已有
顧惜之意以金為注則愛心愈重而易殫矣殫憚也

季布

楊龜山曰季布奴辱於楚非有深計遠慮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
謂賢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
取義者固之為此說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法
也楊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其義得之矣

班固未明春秋
之法

張釋之

或問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冤呂東萊曰以史氏之辭論之則民自以為不冤者勝於天下無冤民蓋天下無冤民者所斷皆當其罪罪人未必皆心服也然以實考之則定國實不勝釋之

周亞夫

胡五峯曰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賈誼

程子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之言其識未矣其亦不善學矣

賈誼不善學

楊龜山曰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拔慨然遂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織薄賤縉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帝所與平天下定法令之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踈逖晚進之人欲一日悉更奏之彼其心豈能忽然耶此諛譽之所由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為之王業之大必遲久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以有為也誼之章具儀法與夫三表五餌其術固踈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及夫以才見忌不容於朝出為王傅其論國事猶曰陛下

君子自重其身

賈誼章此三表五餌

曾不與儒臣者議之則是欲嬰旣在廷之臣而出其上也可且不召禍

欽孔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

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

義也愛好有實已謂可期十死一生彼將一至此也信為大操常

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美食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

賜之高堂遠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求降者上以

召幸之相娛樂觀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辟也

張南軒曰賈生王俊之才若董嗣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兩謂理達

當世之務然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皆綏

而不切然反覆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

讀其六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

意

三子氣象在

早

平生出處語

默寄駁

賈山曰淮南王之驕必其往禍久矣不早辨之養成其禍卒至乎

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即其收不義得譽詩人以刑

交誡之正謂此也然則人君不幸有第如淮南者宜奈何若解之於

象放之有痺可也表盜不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論之不

亦遇乎若七國之反聞是錯之故治已也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

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繫其發之先後耳不念國家

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一己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

賈山秦策

賈山

文帝去用

楊龜山曰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類牧其言雖有激然亦深中其病也

夫李牧之為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故

性理大全卷之十一
能有一成功親尚守雲中上功首履差六級文吏即以法絕之以是較
之文帝不能用李牧信矣

田叔

楊龜山曰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起死如歸彼誠知所處乎謂田叔之
隨王雖以身死之何益於趙烏在其為知所處乎

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且持為

辭而後折亦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乎

胡五峯曰田叔梁燾梁獄詞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子毋兄弟之謂

者也漢景息刻之君也而能賢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處身者

何益以太后在上不敢肆故也天理存正在敬肆之間其利乎在春

秋必記災異警乎人君萬世不死也

晁錯

楊龜山曰晁錯云人君必知術效又云五帝神聖其神莫能及而自

親事錯是說蓋未嘗知治體也若吳楚之反不在錯天下共知之矣

景帝用諛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已甚乎然而錯亦有以取之矣

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是三家也孔子隨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

受命者則其處之必有道矣錯無積德重望以歷服其心而強為之

謀其必亂而取禍蓋無足怪者武帝時淮南王可反獨畏汲黯之節

義禮公孫弘輩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為也以汲黯猶足

以發淮南之謀况不為黯者乎

實與淮去

孔子後著道

楊龜山曰竇嬰為相推轂士類尊用儒術直已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晚節失位與灌夫相為引重二人者並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淫奢無度尊已以下人二人者不幸其臨況以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汗也蓋驚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烏終以一朝之忿亡其身非自取與竇嬰區區復銳於為效果何益哉故卒與但憾是亦不知量也

卜式

卜式助邊

陳蒼室曰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粟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事匪財而式猶欲僦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為者皆眾人之所難為而武帝之所欲為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為之故天下

式身要

因式履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獲罪而之有以為有用於天下及

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集式乎式乎何不先眾人而為之乎

公孫弘

劉元城曰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慶謙罷西南夷不用卜式即解是也武帝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耐金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激其怒也故弘以式為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耶解以匹夫而奪人主死生之權一言不中意而立殺之以唱博亂之風故弘言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此二事得大臣之體

事得大身

張湯

張湯

張湯

張湯

或稱張湯矯偽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絕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耶司馬冰水口所謂積善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故傳稱八二八凱世濟其美饗餐三族世濟其凶此非積善積惡之謂耶宗書惠於晉晉人思之歷雖剛愎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御族遂廢則歷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歷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為不善果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將集何有焉祖父為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行則有餘殃被之是以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替惡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若張湯者雖險詖人也而有子孫安世保輔漢室是為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是光顯於後亦歷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霍光

三賢節

問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為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褻屍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編在小孝亦取其一節即朱子曰采封采非死以下亂取人之善為已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張南軒曰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孝之故也人臣之力至於周公無以加矣而詩人形容其盛德則曰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夫何其溫恭謹厚也是則雖以天子叔父之尊處人臣之極位有蓋世之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毫權勢之居而人之視之也但見其道德之可尊而亦豈其權勢之可憚哉光之所建立想負於其身橫於其心而不能以弭忘惟其不能以弭忘故其氣焰不可掩威勢日以盛權利之途人爭趨之非惟家人子弟門生故

吏馴習驕縱而不可試光之身亦不自知其安且健矣故其一時用
舍進退例出於私意以蘇武之忠節進不由已僅得英屬國而大司
馬長史雖如楊敞之庸謬亦得為宰相至於如魏相所望之之才皆
擯不用由千秋小不當意則其壻即論死作威作福蓋如此陰妻之
邪謀未論其不能白發於後使其妻和謀至此而人敢為之助而无
復言其意則復道堅冰馴致其道夫豈一日之故哉光至此亦無全
理矣原其始皆由不知為人臣之分故曰不卒之過也雖然後之儒
生知以不卒病光矣然其當小利害僅如毫髮鮮不喪其所守望
其如光遠然當大事如如山獄其可得哉予謂人才如光者至者要
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為其所蔽及身而察焉則庶幾如昔
忠之臣

當事者

間周勃嘗先倭漢均有擁立之功優劣如何陳淸室曰霍光依
舉動光明平勃任智術縱跡踈昧

疏廣 疏受

三跡者出處
之正
皆事得退

朱子曰二疏雖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轉
其去亦是避禍而已自云不去懼貽後悔亦只是省事恬退底世間
自有此等人他性自恬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之便是
樣子

魏相

張南軒曰魏相所存不得為正觀其有許讓史之累則可見矣夫
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為重此詭遇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
為相亦有可取者四方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輒言之此誠宰相事也

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與風俗猶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变也凡此在他人不知憂者而相猶知憂之亦槩乎有聞矣故予其惜其進之不能以正則牽制徇從之事必多而感格正祛之風而或鮮矣

趙充國

張南軒曰漢將誠富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在於專而不詳也充國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遽而曰兵難選度頌馳至金城圖上方畧蓋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乃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帥何以異哉將之病在兵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閩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匪難而西戎坐消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

充國三交將

問充國謂充國不他為去後始更相何如

且其獨為將殆可相也屯田十二利一言屯田致穀威德並行二言挾其肥饒以待其畔三言使民不失農業四言異騎兵以省太費五言令士卒循河湟漕穀六言以閑暇繕治郵亭七言不出兵坐得必勝之理八言无怪阻遠追死傷之害九言不損威武廣難乘一十言无驚動河南大斤小斤使生也十一言治湟極中道橋以制西域十二言息徭役以戒不虞

丙吉

問丙吉盜盜格問死後如

司馬涑水曰丙吉為丞相出逢群盜格問死傷橫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為詰禁盜賊守令之事阴阳不調此乃宰相之職耳談者羨之愚竊以為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阴阳者豈拱手端冕无所施以而阴阳自調蓋亦佐人主治廢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溢薄於宇宙

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諳然後寒暑時至万物阜安耳當丙吉為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可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阴阳不亦疎乎且京邑之內盜賊縱橫政之不行孰甚於此若曰守令之職守令不務當責付人非執政者之過而又誰欺昔士会為政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子產為政桃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无所与而曰主調阴阳可乎愚以為丙吉自知居其位而无益於世飾智譎問以掩其迹抑亦自欺而已矣

桃李垂街

張南軒曰丙吉深厚不伐德厚可稱也其為相寬緩雖天災則然豈

亦以宣帝之政尚猛而有矯之之意欤然至於韓延壽楊惲之死則亦莫去救也吉見謂不親小事知大体此豈事之小者耶濫引若曼其於大体何有語其才識蓋不逮魏相遠矣

才識不逮魏相

劉更生

東晉謂遷

楊龜山曰初孝宣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善屬文与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后上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之過也

蕭望之

張南軒曰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資之弱而外有史高繆朝廷之爭內有恭嚴制樞机之權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要當深具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以廣上心人才兼

史記卷六
之選

收以強國勢謹其為勿使有差密其机勿使或露積之以久上心開
明人才中多群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為者此在易也官小員之
义也而二子處之蓋甚疎矣其綢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遽白
罷中書宦官其机蓋已尽露而况余策既不蒙信用而中外小人並
起而乘之身之死遂不足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復救甚矣二子之
疎也况其所為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
貧惟其附已故以却朋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危之汗穢亦欲
入其黨彼蓋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
嚴者嚴其在我者也二子處群小之間而不嚴若是其可得乎至於
使外親上亦事與子上書則又其甚矣予观二子所執雖正然懇誠
之心不篤勢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議而行之以一已之私蓋不

知事之變也吁可惜哉雖然未可以一失斷昔人之平生也若更生

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為愛國敦篤者矣

龔勝

司馬

司馬涑水曰王莽篡龔勝實之名惕以尊爵厚祿劫以浮威重勢而
必致之君實不勝逼迫絕食而死班固以龔勝之語幾為未聞有為
之辨者也可不大哀歎昔者紂為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
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爾於何不可而伯夷叔
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死伯也如此仲也商之曰仁况於王莽
覆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哀絕飾詐偽而致之又敦法法法士以壯
腐之爵祿其言說雖謂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撓則志行
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莽棄明保其六年飲節

虎豹之尊何以異於犬羊之尊庸人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詭辭
曲對若薛万然則將未免於誣且曰能賢故君實遭遇無道及此錯
矣失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己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
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死雙勝死時年七十九矣門人衰
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未吊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歸龔生竟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王莽

士養刻心陳潛室曰莽拔於族屬繼四父而輔政時人未之信也於是刻心厲
行以著其節禮賢下士以鈞其名分布黨與以承其意詔平母后以
市其權延見吏民以致其恩意上下之勢既成而人皆知有莽矣於
是力為陰謀之行以焜耀當時封邑不受位號不居視天下爵祿若
將免焉天下之人見其苦心如此遂以其無他而謂伊周伊尹周文王

縵丁傳也天下莫不稱其賢其罷歸也天下莫不訟其冤一辭未及
而詰問上書者千數辭益封而吏民上書者八千人辭新野田而前
後上書者至四十八萬蓋當時惟恐莽之一日棄漢舉國以授之也
恐其不受夫莽斗筭之才賈誼之智兗曹之恩妾婦之行徒以驅委
庸人籠絡小孺媚事婦人女子可也而乃掩窮天物豈非厄會然歟

總論

朱子曰董仲舒才不文陸宣公宣公馮問過之張子房子房近黃老而隱晦
不露

有身為論

張雨軒曰西漢末世節不競君位大臣獨為有正論者不過王嘉
何武師丹耳在波瀾風靡之中誠亦可取比之光禹則甚有間矣
西漢末年正如病者元氣先敗凡疾皆得以入之而皆得以亡之為

當時大臣者要當力陳國勢根本之已蹶勸入主以自強於德多求
賢才以自輔庶可以扶助元氣消靡沉痾若不循其本而姑因一事
之謬一人之進而指陳之縱使一事之正一人之去亦將以繼其後
者終無益也故哀帝之末董賢雖去而王氏即起遂以亡漢矣

東漢君臣

光武

張雨軒曰光武之不任功臣為三公蓋鑒高帝之弊而欲保全之使
不得以禍祿終其身也然非立賢無方之義莫高祖之待功臣誠非
也如韓彭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天資小人任易之師開國承家
小人勿用高祖正犯此義是以不能保功臣之終為光武者要當察
吾大臣有如韓彭之徒者乎則當以是待之若光武之功臣則與於

光武以史事
責三公

是至完鄧賈後則又識明而行修其器遠與其國政豈不可乎
顧乃執一槩之嫌廢三公之義祇以為私意而已矣且其所責三公
臣者特為吏事大臣之職顧如是乎方當亂定之後正宜登用賢才
與共圖紀綱以為垂世長久之計而但知吏事責三公其貽謀之不
競亦宜矣

即光武不為高
帝規何如案
得案可多者
前

三東萊曰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高帝其禮嚴尤用卓茂所以卷得
後來許多魚即曰光武罷郡縣材官等事其識見與秦皇相去不遠

光武罷郡縣
官如

劉禹

數言定天下大
計

朱子曰劉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為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
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吳漢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厚周茂乃能有成如吳漢自
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此其可法者也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卒後
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蓋未有粗魯闊畧而不敗者

子陵

子陵論

張南軒曰考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必欲長往而不返者彼與光武
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為最詳也以謂光武欲為當時之治則當時之
人才固足辨之而無待乎已若欲進乎西漢之事則又懼其有未能
信者不然徒恐其高位子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
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為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卧不屈光
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俗助成京風俗之美
人才之盛其為力不已多乎

李杜

百世之下凜
乎有生氣

張南軒曰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凜乎猶有生氣
其視胡廣趙戒輩真不啻如糞土也但恨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未
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耳李固方舉於朝即就梁商之
辟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絀也固為首相便當召尚書奏翼姦
正大義顯言於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固其雖盛然名其為賊逆
順理殊蓋可誅也此固不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幾獨推究侍醫等
舉動迂緩使真得以措手身據大位嘗大權持大義而反聽命受制
於賊豈不惜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蓋之悖逆而固且奏記與議
所立固豈不知其心之所存哉夫太阿之柄而陵遲至此百世固之
豈蓋歎隱以待清河王之立廢幾可扶社稷而不知乃所以成其

固在謂李固
于幾會節目之
間多委其
大何若

於賊豈不惜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蓋之悖逆而固且奏記與議
所立固豈不知其心之所存哉夫太阿之柄而陵遲至此百世固之
豈蓋歎隱以待清河王之立廢幾可扶社稷而不知乃所以成其

奸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重受害夫若固者盡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哉杜喬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替國為之矣及繼固為相已制命於其美相與就死嗚呼悲夫

朱穆

朱穆者漢之楊龜山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議論有足稱者然以穆之賢而從梁冀之辟烏在其為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其不以朱穆為過也

荀淑

朱子曰温公但知黨錮諸賢過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列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則亦黨錮殺戮之禍

臣而不知以為非蓋剛大立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命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文飾蓋覆之論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為非而真以為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和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

陳寔

黃勉孫曰陳太任送張羨父後人以為善類類以公去者其最前輩亦以為大正道廣寧竊疑之如此則性尺直尋而可為欵士君之行已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且以此為法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谷墮者也

行五有者
去度
此處身得
得分明

卷之七

四一

賈武 何進

楊龜山曰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廡便嬖之賤竊弄神聖曰天下之所同疾也賈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括美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伏羲協謀勦絕凶類正當因迅風之勢以揚桴柝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頽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容而禍成於簡牒也方武之不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比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為也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動也不能乘機大策收為已用而乃遲回疑且使逆賊得與奐等合言不惜或何進親是靈氏之政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諫窮蹈覆轍引奸凶而授之柄卒成移鼎之禍進實兆之也

陳蕃

張南軒曰賈武陳蕃雖懷權

位而事皆至親王弱一也政在房闈

難

二也宦官壘積其勢已成三也武等雖所引於朝而植根未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之謀但欲速決為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宦者雖有罪然其權重死後之論乃欲一廢施之輕重夫其權先後失其序非天討大耳史人自是反縮其黨與而速其效謀善處大事者類如是耶或歎梁魁督從同治此詩曰賊與小人之去而亦天心也况方是時宦者得柄已及人知有此弊而已為大臣者要當深自刻甚至誠惻但舉動無失而後人有以乎信而趨向於內人心向信則勢立而形成然後可以消弭禍亂而武於靈帝踐位之初一明三侯安曰其植如此其難心服乎故王甫後來亦得以藉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為議而無

一門三侯

陳真計

志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作雖曰忠義而莫或應之以張奐之賢猶
且被給而莫知逆順之所在則以武平日所為未有以慰士大夫故
也器雖辭許而不能力止武之封豨亦察身之為耳任天下之重顧
止如身之然予每讀器辭而之疏未嘗不三復嘆息其辭達其義止
東京之文若此者蓋鮮亦足以見其忠義之氣也可勝惜哉

十一

問曰王陵
自漢十口受
就其勢

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相陵降可
非也以言城降而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
也徐庶得之矣

咸共

楊甫山曰：淵洪初為張超所困，後遇袁紹以為青州刺史。二人之遇
洪其義均美而洪之報二人者何其異哉！方曹操圍超於雍丘也，洪
欲赴難而請其於紹，袁曹方睦而紹之與超素无一日之歡，則難在
之圍非切於已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為
過而洪之絕紹，豈亦不量彼已與其不屈而死也。蓋亦匹夫匹婦之
為節也已。

總論

或問：齊武子邦有道，則智邦无道，則愚。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夫邊
伯玉邦有道，則仕邦无道，則可卷而懷之。以伯玉之事，責武子，雖謂
之愚不識時可也。然懷忠君不避艱險，誰為人所不能為，謂之愚
蓋閔之也。南容邦有道，則仕邦无道，則於刑戮武子之免，亦幸矣。然

向武子之愚
以煇借南容
之行何如

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棄之而去其戕於東漢王之乎
允又不免被害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阨之中以仁為己任平以壯
疎見殺亦昧於夫子免刑戮之戒崇陳蕃王允猶是當特朝拜倚任
身居鼎軸義當存亡故程子曰亦有不當患者比于是也若死
言責官子刈如東海逢明當先漢之亂掛冠浮海而去惟恐其或殘
也君子之道詎可不識時哉朱子曰所疑竊武子之事大槩得之但
為邊伯玉南容刈易為武子刈誰所以至人有不可及之歎陳蕃王
允固不得為伯玉南容之思但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
已驕刈又不能為竊武子之愚此所以取禍也然為逢萌刈甚易
為二公刈甚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但當問其時義之如何存其所

可也

問有世中問
亦左類此古
耶

者見不斲多節而其節不可斲不斲乎徇名而其名隨之至於衰
世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
君子道卒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可亦小矣然而衰世之中實亦有賴
乎此使併存是焉而無亡刈亦死以為國矣西漢之儒皆自董相申
公數人之外自餘往往以辭章詁訓為儒先復氣象上焉既不能推
尋問學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正於衰世其亦何貴於儒也
考其所自亦由上之人有以致之自高帝鄧薄儒生文景刈尚黃老
武帝徇其文而不究其實宣帝文明示所以不崇向之意刈其挫抑
摧沮之餘亦復有振固寫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
為事至於公孫丞相取相印封侯士皆歆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

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况他人乎其習俗昏靡之陋一至於此
宜乎王莽篡竊之日真符獻瑞一朝成群而能自製者班固僅有見
於史也故光武中興力矯斯弊尊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中世以
後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世之中守義不變蓋有足
尚者夫至於桓靈之後國勢奄奄釋位並起睥睨神器未敢即取者
亦一時君子維持之力也然列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為未盡而於國
家亦何負哉蓋不可不思也○東京黨錮諸君子蓋嘉其志氣之美
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而嘆其於孝有所未足此方是
時乾綱絕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頽敗矣而諸君子曾不少
貶以徇於世慷慨所致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喪寧復肯顧其志氣
可謂美矣雖然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貞屯之法

時下我則嗚嗚自修危行而言遜其地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患
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以圖濟其為不可驟也黨錮諸君子在
下則噓枯吹主目為題榜圭角眩露昧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立於
朝不過奮袂正色搏擊豪強敦重以為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位
則果於有為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問而國勢愈傾是不
失亨屯之法矣是非其所處有未盡為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為死
生禍福易操其間如李膺杜密陳蕃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
不群矣然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
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側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且

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使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
揚矯揉之其必有道矣或以為陳太丘之事為得其中以予觀之大

閱先儒論東京
黨錮諸君子使

在孟門有當人
仲由科者

當為極少之科
若其人為誰

性理真義卷之七

卷之七

四

太傅當學

丘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加羨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

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向至送宦者之壑此又為

矯與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平識高而量

才優而慮遠足為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歛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

學有欠也不然則黃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温厚圭

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為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

氏之科矣

黃叔度思忠氏之科

或問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之世何耶陳替室曰

一則逐鹿之勢外相臣服事定難制一則高祖之業名位素定事已

相安一則草昧功臣豪傑難收一則中興功臣謹守規矩一則大度

中有慢罵之失人心素定一則大度中能動如節度人心素定一則

劫其死力盡節盡度不為後患一則亦心在人豈形獲轉務在保全

三國

昭烈

地正權位

朱子曰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為

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

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

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

惟是初非

孔明

孔明有委之心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

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

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與劉則可也○孔明營五

孔明美京

諸葛亮
亮近王佐之才而卒不能取魏定天下限於命也武侯有儒者氣象

丈原宣王言無能為此偽言安三軍耳英雄欺人不可盡信○諸葛亮近王佐之才而卒不能取魏定天下限於命也武侯有儒者氣象孫奭疑其保完一國而至於戮人之多者非也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哉

孔明死之佐

張南軒曰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寧寧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備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

武侯之忠
其光明

逆睹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日月同其光明可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乎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其夫夫非耶

丞相天下之法

景臨用曰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謂其忠慮於國但勤攻守之圖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語也可以為乃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為相之體哉於主薄楊顛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之孔明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為敵國

孔明知為相之體

所窺而慶幸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夫既知相之體而不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舉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取敵國慶幸之計苟非其愚者或有所不為而謂蓋世絕人之智者為之乎當將事勢列以一木支大厦之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違恤其他夫豈可三而不已者楊顛之諫楊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

生曰

其夫

四三

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蟠龍業方里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祚難

子美孔明

恢復志决身藏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廢乎知孔明之心而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操議者哉

朱子曰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志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則璋一事或以為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盡善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戰論乘機事却近假法孝章善在劉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善者予○孔明失三郡非不欲盡從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其心則豈有窮哉以其所困於豺狼之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其遠境之民不若今之胡虜哉孔明非急近功見小利范眾而自欺者徙民而歸始亦昭烈不肯棄民之意耳○孔明擇歸止曰魏人奉身則其人不可不其其正大之氣經命之德固已得於天資然籍其智慮之所以日益清明所以日益隆重

其然卷心之助為多

劉表歎卷心之助為多焉

劉元璋曰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不及孔明遠矣若論勳業而武侯何寥寥也蓋淮陰所以得便宜者以平日名太卑而武侯所以無成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淮陰有乞食勝下之辱而武侯隱於隆中當時已謂之卧龍此一占也又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則必待三聘而後起此又一事也又楚漢之時用兵者皆非淮陰之敵而嘗勿之三國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而文素長孔明故淮陰能取勝武侯不能取勝也譬如奕基有三國手一國手未有名而然之乃低基不知其為國手而嘗易之故很俱大敗有一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手而差弱焉謹以待之故

三國手

五里集

卷之二

四

勝敗未分也且淮陰既平魏趙而功業如此其卓犖也而龍且尚且
擊之以漢陰平曰名素卑也孔明存司馬宣王對壘不能取尺寸地
宣王受其巾幗之辱而不敢出兵以孔明平曰名素高故也人品高
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之遠者由此

孔明人物矣

不漢唐物

或問魯而生謂禮樂必百年可興文中子輕許孔明何也陳潛室曰
叔孫通人物汗下故而生却之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子許之皆當
升平之時做出必須光明不止漢唐人物

安豫章曰西漢人才可并適道東漢人才可并立三國人才可并權
社欽谷永可并適道而不可并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并立而不
可并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并權夫人才至可并權
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材累諸葛近伊尹之出

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然三國則材大任小惜哉

孔明之在漢而討賊此其事同也子房之功成身退而從亦公子也
即孔明之高由九中抱跡長吟此其志同也子房之軍存惟輕決勝
千里即孔明之七縱七擒八陣一圖此其才同也但子房之月向若
孔明皆有不屑而孔明之所為者子房或有不去觀其臨之附耳之
志孔明肯為之乎釋楚弗吉莽虎白遺惠之言孔明肯為之乎孔明
曰親夫人也亦小人子房所任用者卒多敗屠屠向其優劣自見矣

馬謖

馬謖必命孔
明相似

張南山曰馬謖必命孔明畧相似其才非不可用但置之帷幄則
可以之為將帥則遠其才孔明使之領眾為前鋒於此小有差爾

曹操

吳人識破事

問武帝與之
意如何

劉元城謂馬永卿曰溫公一日語某曰昨夕看三國志城破一事因
問武帝遺令之意如何某曰曹公平生姦至此盡矣故臨死泣也作
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

分香芳屏

今貴令悻悻百言下至分香賣屐之事家人婢妾无不歎置計及无
一語及禪代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
其因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如夜卧圓枕收野葛至尺许飲鴆酒至
一盞皆陽此声以誑時人使人无害已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陽此
声以誑後世耳

荀彧

荀彧與曹操

楊龜山曰荀彧間関河冀擇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义奮謀以舒
倒懸之急也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乃独不知曹氏之无君乎其
拒董昭之以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哉抑欲以晚節蓋之歟由前
則不智由後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免於乱臣宜其難矣觀其臨大
义斷大謀操弄強敵於股掌之間捕成曹氏之朝禁至其威如海内

荀彧之宋齊
之比何如

下陵上區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犹湯關潰夏以成滔天之勢而後
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
不以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以為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
朱子曰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為刘穆之宋齊任之比最
得其情狀之實攷其議論本末未見其有扶漢之心其死亦何足悲
矣

晉 元帝

東晉為國幾
安在

元帝為封殖
之意

張南軒曰為國有大幾大幾一失則其弊隨起而不可禁所謂大幾
三綱是也晉元帝初以懷帝之命未臨江左考覲其規模以原其心
度之所安蓋可自為封殖之意而无慷慨謀國之誠懷帝蒙塵迄不
聞勤王之奉愍帝之立增重寄委制詔深切而亦自若也祖述聖祖

荀彧與曹操

荀彧

荀彧

渡江聊復以兵應其請及從而制之使不得有為則其意不在中原也審矣愍拜蒙塵懼天下之議已則陽為出師之勢迂延而望終歸罪於運餉稽煖斬一无辜令史以塞責亦青之異亦深切天夫受君父之所託而坐視其禍變因時事之艰难而凱幸以自利三綱淪矣惟其大戕既失故其所以建國規模亦復不競亂臣賊子如王敦輩不旋踵而起蓋其弊有以致之也使元帝痛懷愍之難為君臣之義念國家之仇率江東英俊哉忠義之氣北向討賊名正理順安知中原无響應者以區區一祖逖伯強自立於群雄之間抗戎以自振况肺腑之親物督之任數路之勢何所不濟哉惟其不以大公為心而私意蔽之甚可嘆息也

温嶠

絕裾

張南軒曰温太直忠义慷慨風節表著足為晋室名臣吾獨有所恨者太直奉刘琨之檄將命江左毋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而行噫太真有毋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若既已委質為人之臣當危難而先避可也將命之卒豈死他人太直念毋獨不得辭乎度其言不_三過以江左將與秦檄勸進徵徭投富貴之机赴功名之会耳而其所喪不已甚矣伯夷叔齊不受其国天子以為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為奴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直太直之事業為不足道就使太直能佐晋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動烈如此亦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使太直順毋之心而終其身強我滅死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身况愧烏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直稱為功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

三厚表位

五里集卷之二

八卷代

五

矣

顧榮 賀循

東晉望
朱子曰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榮賀循有人望
不得已而用之

謝安

朱子曰謝安之待桓溫本无策溫之求廢了一君幸而要討九錫要
理資序未至太甚若他便做箇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安亦无如
之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王儉是已敗闕底謝安謝安特幸未踈脫
底王儉耳安比王儉只是有此英氣符堅之來亦无措置前輩云非
晉人之善乃符堅之不善耳

張南軒曰符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殆矣梁益既非无有矣

謝安受美定

謝安明于用人

勝春在耳中
風鳥鶴唳

謝安也情鎮物

馮復石所破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安
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畧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明於用人不
以親疎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牢之勇銳出眾而安於施置各得其
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於後此正也使牢之將
精兵迎擊於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攖其鋒直搏而勝之固
已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其勝筭已在目中故秦兵一退風聲鶴唳以
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畧素定故
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而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卻上流
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也勢搖
動人心一却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固內之情奉安見之明且沈
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

謝安城与才合

東晉人物傑出

謝安優劣何如

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畧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与晋室同存亡故去運用盖豪克成動業城与才合故也若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

或問晋殷浩謝安少有重名方其隱而未用也人皆以公輔期之或曰深源不起如蒼生何或曰謝安不起當如蒼生何及其既用也謝安卻符秦安置室功業亦可无負而殷浩率兵北伐師徒屢敗桓温因朝野之怨而廢之如棄草芥夫人之擬二子則同而二子事業何其相遠陳潜室曰東晋諸賢大抵務養名節不務实用幸而成功則為謝安如其无成則為殷浩然安去矯情鎮物浩則遇事周章較較是輸他著輸他一著也

桓温

三秦豪傑

朱子曰桓温入三秦王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

陶潜

能言之士莫能及

高情逸想

朱子曰張子房五世相韓亡亡不愛万金之產弟死不葬為韓報也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輔漢滅秦誅項以據其憤然多棄人間事導引辟穀千再之下聞其風者想像嘆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為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晋世宰輔子孫耻復屈身後代自刻矜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声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盖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倦上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

遂唐林之飾非不苦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修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以為後人嗤笑之資耳

魏鶴山曰世之稱羨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声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閑觀詩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咏因言成詩因咏成声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法華經疏 吳臨川曰靖節先生高志遠矣超越古今而設施不以隱見其今

澤也不過一時牧伯辟奉授俾得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得已而為祿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會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去充此一節異時詎肯忍恥於二姓哉觀述酒荆軻等作始欲為漢相孔明之爭而死其資責子有詩与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夫人道三綱為首先生一身而三綱奉無愧焉忘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

崔浩

或問崔浩朱子曰亦博洽人也雖自比子房然却卒得子房歎子房之辟穀姑以免禍耳他却真箇要做

總論

言不可不理

陸象山曰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生之於孔明符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篤這歎處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吳滄川曰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強宗國懷王信詭疎之國事日非竟客死於秦襄王又信詭放之江南原不忍見宗國趨於亡遂沉江而死韓為秦所滅張子房自以五世相韓散財結客為韓報讎先從沛公入閔立韓公子成續韓後秦亡楚殺韓成良乃輔漢滅楚而後隱去孔明初見昭烈已知賊之必亡漢而勸昭烈跨有荆益圖伯業復帝室後卒償其所言晉陶淵明自其高祖長沙桓公陶侃為晉忠臣及桓公篡逆刘裕起自布衣誅玄又滅秦滅燕挾宗室之感晉非將易既死昭烈可輔以吳漢又死高皇可倚以報復志願之伸其

四錄卷之十

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詩蓋四賢者其遇時不同其為人不同而其臣之義重則其心一也

唐

太宗

程子曰貞觀之治雖幾於三代之盛然明雖麟趾之意安在

太宗有怪其志

陳潛室曰孤隋之暴何止禁紂若欲行湯武之事但當正名弑伐不當有陷於盜賊而賀父以起兵以斯事是以乱易乱也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傷於欲速迫切反以堂堂禮義之師自陷於乱臣賊子之倫世間有理明義正之事但為文術不正事動不明以壞其事者多矣

中宗

張南軒曰五王當時復唐家社稷何必須立中宗中宗雖為武后所
黜然嘗欲傳位與后父是其得罪宇朝不可召荷已自若見五王若
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告於宗廟誅此老
媼則義正理順唐祚有泰山之女矣

玄宗

馬永卿曰人主用相必要專一明皇用姚宋專故能成開元之治劉
元城曰明皇仰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然其以情置官官者非也使
力士以誠告崇固可若加以誕謾之語則崇何從質之苟若以語力
士之言面諭崇則君臣之情洞然無疑矣至於知韓休之忠乃速去
之知蕭李之佞乃又任之忠臣難遇而佞臣難去欲天下不亂可乎

肅宗

胡致堂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
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者於父子君臣之
義豈為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唐高祖睿之逼
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也
朱子曰肅宗之收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而即位分明是
篡功過不以相揜可也

憲宗

朱子曰退之云九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
人怒有以斷而敗者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不可不任
若使他理有不明胷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

王珪 魏徵

蔡功惟斷乃成

肅宗功甚高揜

此下本定明肅之惡其榮貴

君至之謂則其

人主用相必要專

唐祚有泰山之女

程子曰天下寧無規金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建成而今爭太宗可乎

馬周

每事瀆全
始路

楊龜山曰馬周言事每事瀆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

馬周月攘雞

課太宗遊畧論事親之道甚善然文云變襲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遠期若事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老嫗望其君乎

狄仁傑

仁傑能救之臣

楊龜山曰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之臣可也然亦

仁傑以論書
不正

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夫

生之說告武后其瀆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

陸贄

論天下事當
此為法

楊龜山曰陸宣公當撥撥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教觀其奏議可見欲

宣公在朝集方
善

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宣公在朝自以不恤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

周史從宣公
比其詞何如

盡至於選貶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周史從宣公
比其詞何如

朱子曰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

如

○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

說孫權一段雖辨士不及其細容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容

楊綰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梁滅驕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自重

耶

論道者有處

呂東萊曰楊綰為吏部欲去科舉後世皆以為不可但未之知耳及為相半年而死志遂不及施唐時如陸贄楊綰論治道皆有規模

張巡

國賊之勇
義之有知

司馬涑水曰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辨博拳捷趨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推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交存孤寇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家文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之毀况其暇上者耶

總論

世相與尚名節

程子曰秦以暴虐滅詩書而亡漢興監其弊必尚德行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孝然宗經師古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褒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名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亦而為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異故五胡之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有天下第主驅除爾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死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孫皆不可使玄宗使肅宗便冀肅

宗逸使求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
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繼正唐方且本朝大綱甚正然万
目未未盡舉 金壽

漢高祖王漢
漢高祖規比

陳潛室曰漢高祖事七不主只有一箇帝王器度本不擬到此地立

太宗事七得

自是天人推出來所以規模比三代太宗事七了得本是唐之第一

真子英雄之
光武公事象

君不其必欲做帝王不待天人有安排所以只做得魏晉規模又曰
光武太宗身經百占直千古英雄之將所以不似漢高者蓋漢高不

于漢高

去乃將而善將上此光武太宗所以見容於漢高也○問漢高帝之

漢高帝將七

麒麟閣明帝之云臺二十八將及唐太宗之十八李士凌煙閣所

以圖畫功臣也須觀漢之人主務實不務名唐之太宗務名而

以許敬宗之奸佞而十八李士之選以侯君素之小人而

矣夫問六下
得如何

之數比其實也不然漢唐之世皆有得失否曰唐之士之選即淮南

此宋去蕭
之奇

王安之招致賓客羽翼既多便利相軋之勢凌烟難祖麒麟雲臺

漢時却有教化之意寓其間如以蘇武而配麒麟此服夷狄之文章

也以馬援而不與雲臺此戒愆房之深意也唐特循漢故事而已何

文帝太宗功德
何如

可例論哉○問文帝太宗功德何如曰文帝不是無功但當守文時

同之七則
宗心之何如

故不以征伐顯耳太宗只是削平邊定之功而德在人心少此可見

太宗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也○問漢七制景帝何為不

與唐三宗宣宗武宗何為不錄曰景帝天資刻薄無人君之度昭帝

理聰明早成而享固不永所以不在七制之數唐三宗已不知漢更

問古有知天
可不風之何

添宣武何為 七制高文武宣光明章也
三宗太宗玄宗憲宗也
爰豫章曰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

知左之非
善知佞而不
去去未若不知之為愈苟知賢而不去用則善無所功知佞而不去
去則惡無所徵雖然武帝知賢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
而反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姦而復用焉○

石守道曰魏七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姦臣襲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
其所論可為万世鑑惜乎不推本而言之故人主欲懲三者之患
其本不過有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去亂之
去知人則姦臣不去壞之宦官不去察之諸借明皇二君而論開元

去清心矣去知人矣武惠妃蕭蕭楊思勉豈去易其志及天寶之際
不能清心矣去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心清心
知人其人主政治之本與○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憐蓋察當察
全政道

明而憐反害仁世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憐
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憐若唐德宗則察而不明高宗則憐而不仁
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劉元城曰嘗考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真朋黨而不能去亦有非朋黨
而不能辨者此實治亂消長之機不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多入先以
黨事誅戮禁錮天下之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所謂

非朋黨而不能辨也唐之季世李少徒迭進相毀巧相傾覆而善
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小人之不肖也故唐以之亂此所謂直
朋黨而不能去也蓋君子之進則至公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徇
私立黨以固寵黨之與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間不容髮辨之不
早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當得志也

識不識字

李崇龜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漢之孔光不

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唐之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

節義字孔光詭譎奸弄固先恃祿張禹妄誕好具排斥正言許敬宗

梁

呂東萊曰西漢以來明君良臣厲意於邦本者多矣賈誼治古之策

言雖忠而道則踈義府承華之箴言雖切而心則詐元稹教本之書

言雖華而要則寡用智囊為家令則輔之非其人開博望延賓客則

慶之非其地養之無素導之無術無惑乎其治效之卑汗寔淺也

五代

後唐明宗 後周世宗

胡致堂曰明宗美善頗多過本亦不至甚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主

也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主至人用是觀之天人

之感之理不可殫矣

之量

朱子曰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雖見元稹均田圖便慨然有宣

焉道

司馬涑水曰策名委質有死无二天之制也彼馮道者存則何心以

強則代之民死則何面以見則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

者

宋 太祖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去易亂乃治朱子曰不然口是去

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旧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

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

太宗 真宗 仁宗

英雄手段

仁宗有意於治

信宗慈之幼

朱子曰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為而不為仁宗有意於治本肯安於小成只是實實慈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誠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他至誠惻怛故去動人如此

神宗

神宗極聰明之主

朱子曰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无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只是頭不中節拍如王介甫丞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當遂誤天下使神宗得一直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此亦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

孝宗

宋孝宗英武

朱子曰孝宗是其次第英武刘恭甫奏事便殿常見一馬在殿庭間不動疑之一日問王公明公明曰此刻木為之者上乃戔之暇即御之以習撥鞍騎射故也

寧宗

朱子聞之有憂色

寧宗即位踰月晉揆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方服其英斷朱子被召至上殿聞之有憂色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何不使其徒輸之以物論不佳恐丞相又勞我務或欲均佚侯其請去而後去之則善矣勿主新立豈可輕逐大臣耶

楊億

八角磨盤

朱子曰楊億工於織羅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為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畧有可規而釋子特以為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而方丁媚之遂乘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夜俱

下面无人在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八角磨盤揚億增人之
之殊乃分之定也犹疑之出於磨
者有精粗巨細之異乃物之性也

范仲淹

呂范解仇

朱子曰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曰初范公為開封府作百官
圖以獻曰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而乃公如是而為私意頗在呂
相呂不果由是落職出知曉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
犯邊乃以公經畧西事公亦果用之嘗奏元昊公云相公有汾陽
之心之德仲淹无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為范公神道碑有惟欲
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夫乃以為太然遂刊去此
語某謂呂公方寸隱微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則有不可得而掩
忘神道之功者范公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既為呂公而出豈

豈能獲其
得

天去以天
下為己任

復更有茫然之意况公嘗自謂平生无怨惡於人此言尤可驗其
意謂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身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違言之却
不知乃翁心事正不如此○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
任無一事不理會過大房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

韓琦

程子嘗身韓公范公泛舟於潁湖有屬吏來見韓公公既已見之退
而不悅曰謂其以職事來也乃求薦奉耳程子曰公為州太守不能
求之顧使人求君乎范公曰子之問再若是也天今世之仕者求奉
於其上蓋常事耳程子曰是何言也不有求者則遺而不及知也是
以使之求之身韓公死以語愧且悔者久之程子顧韓公曰韓公可
謂服義矣

朱子曰韓魏公為相或謂公之德業无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李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温公亦魏公祠堂記說得魏公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處記事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較不為哉公為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蓋朝廷多故之時也

大史奏五色雲見

張南軒曰韓魏登第時唱名未終太史奏五色雲見未幾即映殿廷此不偶然魏公後來果有大功於社稷

司馬光

程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弁之言必盡○問司馬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死資不肯浩然歸雪言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歸隱

寧末取公起知河陽先生以詩送行復為詩存温公蓋恐其以不出為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亡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延府人以二公出處為優劣曰吕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朱子曰温公可謂智仁勇也那活国救世處是其次第其規模稍大又自察問其人嚴而正

張南軒曰司馬温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公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更不論一巴利雪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王安石

人妻石如

楊龜山曰神宗嘗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安石博學多文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曰詩稱周公孫頤膚者富凡儿圣人蓋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荆公云利者

此正其心
德之服

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
是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為雖名為義實為利以此觀王氏之妄其
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修身之要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
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為元城意故也

溫公言
多病

李樂庵曰荆公長處甚多亦不易得方其執政時嘗有意壞亂天下
第所見有不到處故溫公曰介甫无他但執初尔此言正中荆公之
病可謂公論

范純仁

呈子曰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
朝廷遣中使降香峨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款語予問曰聞中使
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尔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僕言者耳

屬官甚謂公曰此一重足以塞其請聞於朝公既不折其言之不
非又不奏中使之過其有量如此 峨眉縣名

御洪

或曰細告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貴直也程子曰君子之於人當於有
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白肇

慎重為大
作
庶幾重感

楊龜山曰曾子開不以顏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為得大臣之軀於
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宗澤 李綱

宗澤圖
之計

朱子曰宗澤守京城治兵禦戎以圖恢復之計無所不至乞回奏致
表乞不爾幸乞修二聖宮殿論不割地其所建論所謀畫盡非利

嘉祐然可照駭乎中皇之其矣歐南仲沮之於南京時江黃河之
於淮甸時動相制時使不得一有所為○李綱為人知有君父而不
知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說問宦
履願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世
之偉人矣

趙鼎

朱子曰趙鼎為相中興名臣一人而已然當時不滿人意處亦多
如奸臣之李文不夫段理會得故鼎為人以是歎之

張南軒曰吾嘗云過江來如趙丞相做得五分宰相若充之以孝須
做成十分

洪皓

西山曰此忠堂公之節亡媿蘇武而高宗所以寵錫之者有過
其發表忠義皆可為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于程光公亦不幸逢
怒於秦檜武之見抑不過不為公卿尔而公方遠陰山之北復敗虜
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為甚而檜之罪又浮於博陸也

秦檜

或謂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朱子曰秦會之嘗為密教程公
其時知密州厲武安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程奇之後康侯問
人才於定夫首以會之為對云其人與苟文若又云無事不會言城
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為不可康侯
亦為其所為力言於張德遠諸公後會之自海上歸與聞國政康侯
屬終无切有詞以請進之召則會之為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必

康侯會之為

金之想者

三

已病見其微隱有莊處者後來會之故出大疏脫川康候已謝世矣

胡銓

張南軒曰胡澹庵大節極好其諫書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張九成

朱子曰張子紹人物甚偉高廟時除講筵嘗有所奏諫上云朕只是箇至誠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纔營答語問張奏云此便是不誠蓋高宗容諫故臣下得以盡言

忽論

程子曰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為朝廷尊化者大臣曰富弼公何從曰司馬溫公呂中允位雖高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

忠厚之風聞于天下

者幾二十人邵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本朝超越古今五季

嘗觀自三代而下本朝有超越古人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

盛美開基規模自別

抵以忠厚廉耻為之綱紀故詿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

張朱奮不顧身

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矣乃知理未易窮善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

聖美爭業未易到

百代殊絕人物

吳臨川曰張文成侯諸葛忠武侯狄文惠公范文正公四人之功業不盡同而其為百代殊絕之人物則一文成身事漢而心在報韓仇

心事如青天
月
四人易學皆然

文惠身事周而心在復唐祚常人莫能測知卒克遂其志故邵子稱其忠且智焉忠武扶漢於未造文正佐宋於盛際器局公平廣大設施精密詳密心事如青天白日遺時雖異易地則皆然故朱子稱其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也

新刊性理集要卷之七終

1514

15

UOX
330
8